



福建省歷史文化名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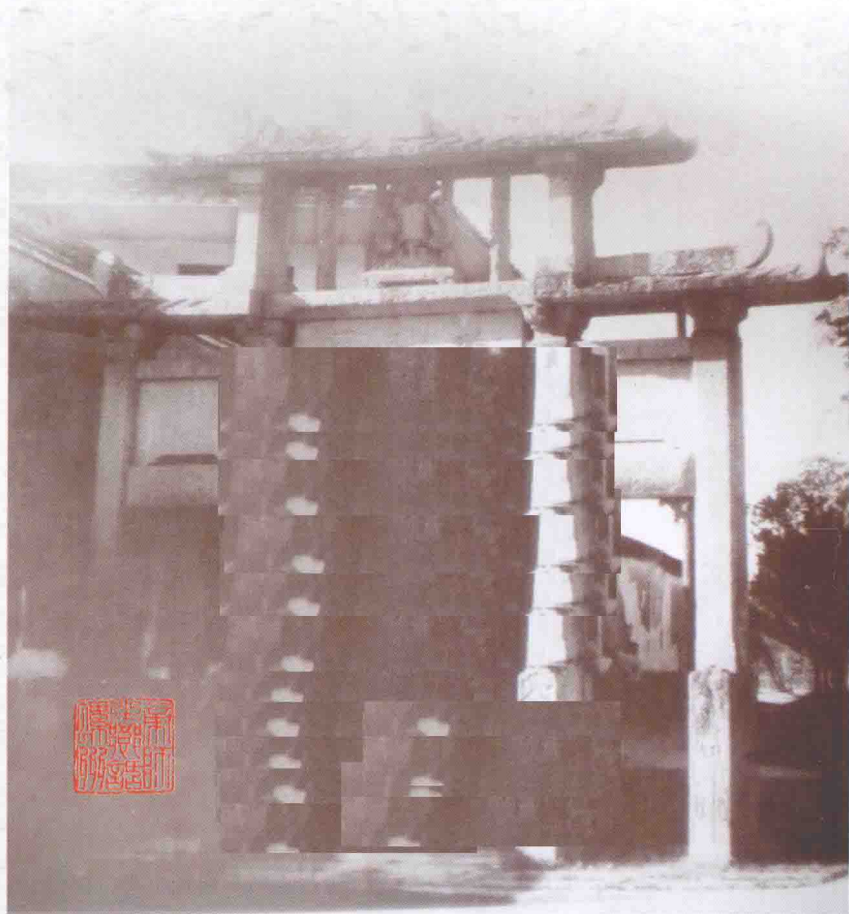


陈庆武 著

南
師
之
鄉
詔
螺
洲

洲螺話鄉之師爺

陳慶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师之乡话螺洲/陈庆武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550-0141-6

I. ①帝… II. ①陈… III. ①乡镇—文化史—福州市
IV. ①K295.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8023 号

帝师之乡话螺洲

- 作 者 陈庆武
责任编辑 王顿顿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 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邮 编 350108
地 址 福州市闽侯永丰村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字 数 120 千字
印 张 6.625 插页 22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141-6
定 价 30.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螺洲：闽都文化集锦地 ——序《帝师之乡话螺洲》

许怀中

闽江学院中文系教授陈庆武送来他编著的《帝师之乡话螺洲》书稿，请我写序。他是我在厦门大学中文系执教时的高足。之前，他主编的《福州十邑名祠大观》，我曾为之作序。

陈庆武教授著述甚丰，个人专著、主编或与他人合作的有语言学、辞书学、民俗文化学和现代汉语教材等十多本著作。

由于作者是螺洲人，所以对故乡熟悉，编著这本书，有其有利条件，正如前言所写：“我始终没有忘记生我养我的地方——螺洲。……回首往事，家乡的兴衰依稀在目，世事的沧桑也记忆犹新。”为了写好此书，他曾多次走访了各村祠堂和螺洲陈氏家族重要历史名人的亲属，收集到不少珍贵资料。

螺洲是闽都文化比较集中、突出的荟萃之地，犹如提起闽都文化，不能不提到福州的三坊七巷。虽然两者有所不同：前者是仓山区南台岛东南端的乡镇，后者是名人故居集中的坊巷，但都是闽都文化集锦之地。

本书书名突出帝师之乡，分六章三十节，叙述古镇

的历史沧桑、丰富多彩的名胜古迹、雄伟壮观的古名祠、陈、吴、林三族历史源流、创造人文历史奇迹的螺江陈氏家族、历史文化名镇的美好展望等。

螺洲古称“百花仙洲”，卷首自然要对“螺洲”作个说明。地名缘由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螺洲志》中小序所云：“螺洲之名何自昉乎，或谓川光镜静，而洲澹拖，隐约状为青螺，故名。”二是从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中写的“谢端遇徐女仙”遗事一则引来：“闽人谢端少孤，于此得一大螺，如斗，置至瓮中”，从此每天都见盘馔甚丰。后归见一美丽少女，为之燃灶。女说是白衣素女，天帝哀君少孤，遣她为君具膳，“今既已知，妾当化去，留壳与。”这两种说法都寓以浓郁的人文色彩。前者，取此处的风光秀丽、地形地貌称之；后者，从书中的神话传说命名，也很美丽。多年前，我观瞻了修复的螺洲“天后宫”，并观看了“螺女庙”。见徐氏仙娘的塑像安坐庙内，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多年来对《搜神记》中“白水素女”故事留存心中，不知发生何处，原来就在螺洲！一时兴起，写了《螺洲螺女庙的遐想》散文：“说来也巧，日前我去参加福州螺洲的‘天后宫’修复落成典礼和龙舟比赛活动，无意中得悉‘螺女’和这里的瓜葛。”螺女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心性，“像一泓清澈的泉水，净化着人们的心灵”。别称“仙洲”的螺洲，是个神奇的地方。

读了本书，得知螺洲确是个人文荟萃之地。除了螺女的神话传说赋予螺洲的人文底蕴外，其多处的名胜古迹，凸现螺洲的人文景观，如吴厝村的孔庙，店前村的天后宫、华严寺、奎光阁，洲尾村的螺女庙和观澜书院等。

螺洲的人文色彩、闽都文化更突出地表现在名人故居和他们留下的人文精神上。螺洲三姓族人在古代科举

中出了不少举人和进士，尤其是店前村陈氏家族在明、清两代共出有 108 名举人和 21 名进士，有数十人当了大官，如陈若霖、陈宝琛是清代名臣；吴厝吴氏家族出了官至工部侍郎的明代名宦吴复；洲尾林氏家族于明代涌现了 3 位闽中才子。本书中详述了晚清末代宣统帝师陈宝琛的事迹、精神。他名声显赫，品格高尚，又是知名的大诗人和书法家。他民族气节崇高，令人敬仰，一再劝溥仪勿为日本当傀儡。清道光刑部尚书陈若霖也是清代为人敬仰的名宦。他是福州民间流传的廉正不阿、斩过皇子的好官，其故事还编成戏剧《陈若霖斩皇子》。正如作者文中评价：“从陈若霖到陈宝琛，可谓世代簪缨，所秉承的是读书育才而走上仕途的。”他们还留下许多历史文化遗存，如陈若霖的故居尚书第，陈宝琛的故居陈氏五楼：赐书楼、沧趣楼、还读楼、北望楼、睇楼及清末状元王仁堪的状元府等。

螺洲的古名祠，是作者所熟知的。作为祠堂研究专家，作者在书中对店前村“螺江陈氏宗祠”、吴厝村“螺江吴公祠堂”、洲尾村“螺江林氏宗祠”、杜园村“杜园陈氏宗祠”、鳌山村“古灵陈氏宗祠”、天福村“天福陈氏宗祠”、乾元村“乾元陈氏宗祠”等以专节记述，可称螺洲祠堂文化大观。此处又专门陈述祠堂相关知识，从姓氏与祠堂的关系、中国祠堂文化探论及对祠堂文化知识等方面的选介诠释，具有帮助读者了解螺洲祠堂文化的价值。

作者没有忽视螺洲创造人文奇迹的陈氏家族，从高官显宦到军政名流，从科教精英到文艺名家，从革命俊杰到当世名人，无不囊括在内，就连刚离世不久的书画家陈体申（即丁仃）都有收集进去，没有遗忘。

螺洲的民风民俗、自然风光,是不可多得。螺洲民风古朴,崇师重教之风代代相传。螺洲远山近水,风景如画。从前,此处盛产柑橘,又有橘洲之称。陈懋鼎诗云:“临流橘实半青红”,是螺洲橘子将熟时的写照。影片《闽江橘子红》和话剧《种橘的人们》都以螺洲作为背景。可见螺洲的橘子是颇负盛名的。

螺洲过去是个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幽静古朴的渔村,现已成为繁荣的集镇了。本书最后一章写出对这个历史文化名镇的展望:如何利用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开辟水乡休闲生态走廊、建设水乡生态温泉基地、打造生态休闲之台江慢行道、建立历史文化生态核心区等,使闽都文化在螺洲发扬光大,更加绚丽多彩。总之,本书从古镇钟灵毓秀的壮丽风光,到厚重历史底蕴的人文景物,都予以全景式地展示,从中窥见闽都文化集锦地之一——螺洲的风采。

2013年4月30日于榕城



作者许怀中共原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原福建省文联主席、中国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福建民俗文化研究专家。

螺栖胜地潮通海 虎踞前山影蘸川

——序赞人儒之乡螺洲

赵麟斌

捧起《帝师之乡话螺洲》书稿，让我霎时忆起孩童时代母亲和我说起的螺女的神话故事。

古时，闽江下游有个狭长的小岛村——螺洲，住着十几户农家。岛上有一个小伙子叫谢端，老实本分，勤劳肯干，从小失去父母，家境贫困，一直娶不上老婆。有一天，他在江边挑水时看到一个大田螺，便捡回家洗净后养在水缸里。第二天，他从地里干活回来竟看到家里出现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而且连着数日，都是这样。谢端心里异常好奇，便想查个究竟。不日，他出门后就悄悄地躲在门外看着。一会儿，只见一道光闪过，一位美丽的少女从水缸里出来，来到灶前为他煮饭烧菜。原来，这个为谢端煮饭烧菜的是田螺化成的仙女。谢端看得真真切切，连忙飞快地跑进门，向正在烧火煮饭的田螺姑娘追问真情，田螺姑娘说她本是仙女，看谢端忠厚善良却又贫穷，特地下凡相助。后来，田螺姑娘与谢端结为夫妻，为他生育孩子。三年后的一天，忽然间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田螺姑娘告诉谢端天上的皇母知道她私自下凡，违反天条，要召她回去。谢端万分不舍，再三挽留。说

话间,只见屋外狂风大作,接着暴雨如注,江水波涛汹涌,在雨水空濛之中,田螺姑娘被巨风卷走。后人为了纪念她,就把这条江叫做螺女江,把这个荒凉的岛屿叫做螺洲。江边迄今还竖着一块“螺仙胜迹”的古石碑。

螺洲镇与我的老家盖山镇相邻,南望五虎山和乌龙江,远山近水,风景如画,有一副楹联这样描写螺洲:“乡傍乌龙,江潮澎湃气势壮;门朝五虎,山峦迭翠风光美”。好山好水,自然孕育出众多历代名人。螺洲虽不大,却也是福建省历史文化名镇,素有“帝师之乡”、“人儒之乡”之美称。

20年前,我任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时,曾专程探访过螺洲的陈宝琛故居。记得当时推门而进,只见墙垣孤立、荒草萋萋、古木葱茏、恍若隔世。作为福建师大学子,徜徉在末代帝师、母校创办者陈宝琛生活的寓所,内心感慨不已,至今印象深刻。人文荟萃的螺洲有“历史悠久的文化古迹”、“内涵厚重的名人故居”、“传统文化的民俗神庙”,像孔庙、天后宫、螺女庙、奎光阁、灵山禅寺、观澜书院、华严寺……还有创造人文历史奇迹的螺江陈氏家族等等。那些军政名流、科教精英、文化名人,无不令人景仰。

本书作者陈庆武教授嘱我作序,令我好生为难。庆武教授年长于我,为长辈作序,恐有造次之嫌,但其盛情之真切着实让我难却。庆武教授的住所与在闽侯上街的学院校区相距甚远,他两次辗转公交车花费大半日时光来大学城找我,由于学校占地面积较大,下车后他还绕闽江学院新区走了大半圈,找到我时已是大汗涔涔、气喘吁吁。古稀之年,本可在家安享晚年,老先生却心系故里,为桑梓的文化遗产四处奔走,实属不易。我作为后

生,不能不为之动容。

庆武教授文风朴实,语言简洁流畅,知识渊博,文如其人。细数起来,自2002年庆武教授退休后,也有十年未曾联系了。1998年我调任福州师专校长时,庆武教授是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的负责人。他教学有方,很受学生喜欢,曾被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授予高等师范院校优秀教师奖三等奖;他治学严谨,曾担任全国现代汉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辞书学会常务副会长、福州市语言学会会长等职;他著述颇丰,像《兼类词辨析词典》等学术专著还填补了语言学领域的某些空白。在庆武教授的带领下,中文系现代汉语课程建设初见成效,为后来的升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庆武教授不但在语言学学科上颇有建树,在弘扬闽都文化方面也是不遗余力。记得十多年前,他曾历经数年,遍访福州五区八县以及宁德地区的古田县、屏南县,考察不同姓氏的祠堂,编著成《福州十邑名祠大观》。该书丰富了福州的祠堂文化研究,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近年来,我一直致力于闽都文化研究,兼任福州市闽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和福州市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长,深感闽都文化传承与保护之任重道远。当前,中国正在经历大规模的城镇化,城市建设规模持续扩大,城市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我们一定要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切不可愧对历史、愧对先祖和后人。福州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2200多年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古镇螺洲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张名片。螺洲丰富独特的历史文化遗存镌刻着福州的文化记忆,浓缩了时代的风云,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是不可再生的人文资源,很值得文化研究者和有识之士深入

挖掘探索,也实有加强统筹规划、重点保护之必要。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通过文化保护与传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祖先所创造出的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更好地阐释城市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

庆武教授的新著《帝师之乡话螺洲》,记录了钟灵古镇的历史沧桑,不仅对传承福州的民俗风情、发掘闽都文化大有裨益,更是为螺洲的文化遗产保护奉献了一份心力。

“螺栖胜地潮通海,虎踞前山影蘸川。”这是清代诗人魏杰《螺江春潮》中的诗句。走进现在的螺洲,虽然往日的胜景难再,古迹破败,斯人已矣,但是儒风文脉,依旧源远流长,扑面而来。那些残砖旧瓦,古树老藤,似乎能穿越时空,诉说先人辉煌的过往和闽都久远的历史。我想这也是身为帝师之乡螺洲后人的庆武教授虽已年迈,仍不辞辛劳,笔耕不辍,为家乡披肝沥胆、浓墨重彩的原因吧,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是为序。



作者系福建闽江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专家、闽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福州市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文社科研究院特聘院士兼客座教授。

前 言

俗话说“人到晚年善怀旧”，我想这也许是上了年纪的人都有的心理变化和生理反应。对知识分子来讲，似乎这种心态表现得更为突出。离开故土较久较远的人，可能会有更深的思乡、念祖、感恩的情结。作为螺江陈氏家族的一员，我始终没有忘记生我养我的地方——螺洲。在我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曾有几年较少回乡。在调回福州工作后，我每年还是会回故乡看看的。回首往事，家乡的兴衰依稀在目，世事的沧桑也记忆犹新。

我深深记得我的孩提时代基本是处在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衰败之旧中国与贫穷之旧社会中。虽然螺洲有好山好水与沃土良田，可遇上了日寇入侵中国、福州地区的沦陷，广大老百姓流离失所，守望故土的人大多是忍饥挨饿，无粮果腹。幼小的我，糠团、野菜都曾痛苦地经历过。我的两个弟弟均因饥饿生病而夭折。抗战胜利后，父亲因年老体衰被“退休”（实为遣返），带回的微薄遣返费显然维持不了一家三口的生计。好在他还能仿写陈宝琛的弢体（因陈宝琛，字弢庵，故其字便称“弢体”；当陈宝琛复出赴京时，曾给父亲留下他的两方私章与一枚双龙戏珠闲章，并赠送了不少文房四宝和数幅名家字

画,可惜“文革”时全烧掉了),螺洲及周边民众为婚丧嫁娶或过年节需要,有时会请父亲写字,并馈赠一些钱或地瓜米等粮食作为笔资。这多少还能帮助我们家减轻一点经济的压力。无论家庭生活有多么困难,但对孩子的读书问题,人们还是十分看重的。这几乎是螺洲人的一贯传统;哪怕是再缺食少穿,父母也要省吃俭用,想方设法让孩子上学受教育。我清楚地记得,那时上小学读书是交米当学费的。因米没交够,我曾被勒令停课了一个多星期。为此,一家人在一段时日里,一天都只能早晚各吃一餐稀地瓜米粥。这样才勉强用全家节食下来的米补交给学校后,我才获允复学上课。其实,螺洲历史上有不少贫苦人家也都是如我一样,有着艰辛受教育的痛苦经历。如此崇文重教也许就是螺洲,特别是陈氏家族人才辈出的根本原因。另外,螺江陈氏历朝历代都出过许多高官显宦和各领域的人杰精英,这无疑对陈氏后裔也是一种激励、鼓舞和鞭策。

在上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故乡螺洲,深谙这里的风物人情:听老人讲述产生于螺洲的螺女神话;小学时在孔庙里读书;童年时代常在妈祖庙(即天后宫)里玩耍;炎炎夏日几乎天天到临江的妈祖庙前树荫下乘凉和夜眠;小学四年级时在华严寺池塘假山前拍集体照……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往事和情景,仍记忆深刻,至今难忘。

似在福州临解放时,父亲曾先后两次带我参观过陈宝琛故居(那时陈宝琛早已逝世于北京),即今所谓的“陈氏五楼”。不过,记得那都是从后门埕陈宝琛祖居(即他祖父陈景亮、父亲陈承裘曾经住过的老宅院)中穿过,然后出后门去参观“陈氏五楼”的。其祖居和故居,我都

觉得十分宏伟;环境幽深而清雅,令人神往。

陈若霖故居在江墘埕,离位于妈祖庙后的我家很近,虽也去过,却记忆不深。好像故居的前后院当时便为族人入住,完全成了普通民居,所以破损也较严重(前几年陈若霖故居的部分房屋,经其直系后裔陈震、陈景龙父子出资才赎回,并重修起了“尚书第”)。现在该故居亟需政府有关部门能加以关注,有效落实文物保护政策并尽快加以全面修复。

此外,像店前村的“奎光阁”、王仁堪“状元府”、“华严寺”和洲尾村螺女庙、观澜书院等都是极具历史价值的重要文化遗存(笔者小时候全都去过)。笔者以为这些无一不是螺洲镇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也是难得的旅游资源。我恳切希望并呼吁当地政府尽快进行抢救性修复。这也都是我写这本书的良好初衷。

除了上述的历史古迹之外,螺洲还有历史内涵丰富的陈、吴、林三姓的宏伟壮观的祠堂。旧时,三姓祠堂每年基本都进行传统的祭祖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各个祠堂都难逃厄运。好在改革开放后,屡遭损毁的祠堂,落实政策后都得以逐步修复。像闻名遐迩的螺江陈氏宗祠还被列为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对外开放。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建祠、修祠、祭拜祖先等传统文化活动,都一直被视为宣传封建迷信或搞宗派活动等。对此,笔者并不以为然,于是便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利用教育工作之余,历时数年跑遍当时福州五区八县和宁德地区的古田和屏南二县(八县加古田、屏南,旧时称为“福州十邑”)各主要乡镇和古名村,探访并考察了八百多个不同姓氏的祠堂和重要的历史名人纪

念祠。终于在众多有关专家和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下，并在一批志同道合的友人的协助下，由笔者主编的《福州十邑名祠大观》终在 1999 年末完稿并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 2000 年 2 月出版发行。针对人们对姓氏祠堂祭祀活动与修谱工作的错误认识和片面观点，笔者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提出这是中国特有的“祠堂文化”之说，明确指出其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时在福清市党政领导的积极支持下，选定林则徐祖居地——福清“岑兜林氏宗祠”隆重召开《福州十邑名祠大观》的首发式，省、市有关领导应邀参加。对此，多家媒体均作了报导。该书出版后，海内外反响强烈，不到一个多月，八千多册书便全部售罄。这充分证明了弘扬祠堂文化的重要意义。

现在改为镇治后的螺洲，除有多座分属陈、吴、林三姓各具特色的古老祠堂外，各村还有多处民俗神庙或道教宫殿以及近已复建的名刹“灵山禅寺”。今天，这些无疑都可以成为螺洲——这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的旅游资源。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闽侯专署、地委和闽侯县党政机构都迁至螺洲，所以螺洲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风光和繁荣，后来闽侯县治迁往甘蔗后，螺洲便好景不再了。现在螺洲大桥已修建通车，陈氏五楼等多处重要名人故居也均多修复，并且为更好地推动古镇的旅游开发，当地政府还准备开发温泉资源。显然，这些都是螺洲复兴发展的良好契机。

螺洲古镇原只是一个小小的岛乡，但有山川灵秀的自然景观和儒、道、佛三教文化俱全的许多名胜古迹。特别是螺洲店前村的耀世陈氏家族，不仅在明、清两代出

了108名举人、21名进士，并且有许多人都成了名臣显宦，如刑部尚书陈若霖、晚清帝师陈宝琛等；而且时至现代，则更是人才荟萃，群星灿烂；无论是军政界、科学界、文艺界等各个领域，无不涌现为数不少的名流、精英，如三军将军陈长捷、陈兆锵，政坛名流陈体诚、陈振芳（即程序），两院院士陈彪、陈一坚，杰出的专家学者陈岱孙、陈麓、陈懋恒，书画名家陈体申（即丁仟）以及革命俊杰陈振先、陈矩孙等。这在福建和全国，应该说都是极罕见的人文历史现象。作为一名螺洲店前村的陈族后人，我甚引以为荣。为此，我感到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家乡，为陈氏家族写出这本书，让广大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螺洲古镇的历史文化，并期望自己故乡通过旅游开发能更好地造福乡梓民众。这是笔者为谋求实现“螺洲梦”的美好憧憬和心愿。

陈庆武

2013年4月于榕城

目 录

第一章 钟灵古镇的历史沧桑 \1

第一节 螺洲名称的由来和螺女神话传说 \3

第二节 螺洲的历史沿革 \7

第三节 人文荟萃的形胜之地 \12

第四节 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 \14

第二章 丰富多彩的名胜古迹 \17

第一节 历史悠久的文化遗存 \19

螺洲孔庙 \19 螺洲天后宫 \21 螺女庙 \23

奎光阁 \24 灵山禅寺 \26 观澜书院 \27

华严寺 \28

第二节 内涵厚重的名人故居 \30

陈氏五楼——帝师陈宝琛故居 \30

尚书第——陈若霖故居 \33

状元府——清名宦王仁堪府邸 \35

第三节 传统文化的民俗神庙 \36

高灵宣慧尊王庙 \36 泰山宫 \36

护国显应三刘尊王祠 \37 颐寿宫 \37